

新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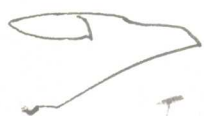
权柄

3

阿越◎著

II

一
万
万
人
历
时
十
年
的
仰
望
，
跨
越
十
字
，
一
个
新
的
起
点
！
进
攻
西
夏
！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新字

阿越◎著
II 杈柄 ③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新宋Ⅱ·权柄 3/阿越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8. 5
ISBN 978-7-80755-213-0

I. 新…Ⅱ. 阿… Ⅲ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49898号

书 名: 新宋Ⅱ·权柄 3

作 者: 阿 越

责任编辑: 阎 丽

特约编辑: 于 桐 王俊辉

责任校对: 贾 伟 李 鸥

插图作者: 小 镇

地图绘制: 金 宝

装帧设计: 弘文馆·刘婷瑜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/32/35/43

传 真: 0311-88643234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670×970毫米 1/16

字 数: 290千字

印 张: 21.75

版 次: 2008年5月第1版

2008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213-0

定 价: 29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录

第五章	安抚陕西	001
第六章	哲夫成城	091
第七章	国之不宁	213
附录	新宋·攻战志	335

第五章

安撫陝西

XinSong II QuanBing 3

西京河南府，洛阳。

因为遭遇了暴风雨，端明殿学士、陕西路安抚使石越的座船，行了整整两日，才到达西京洛阳。石越到达洛阳的那一天，晴空万里。

“公子，顺这条道前去不远，便是洛阳城了。”在一个岔路前面，潘照临挥鞭指着正西的道路笑道，“富韩公已经知道公子这两日之内会经过洛阳。到洛阳后，应当先去拜会一下他。”

“本当如此。”石越揽辔应道，一面观察四周的山川形胜，叹道：“洛阳居华夏之中，河山拱戴，难怪太祖皇帝欲迁都于此。”

“洛阳东有虎牢关可以扼守，西有潼关为屏障，南有嵩山与伊阙为门户，北有太行与黄河为天险，兼之风景华美，山川明秀，自然是远胜于汴京。然而汴京四通八达之地，本朝立都于汴京，原亦是利其漕运方便。久而久之，根深蒂固，迁者之议，已近空谈。”

众人听石越与潘照临说起此事，都不由感慨。一行人谈笑正欢，忽见前方尘土高扬，马蹄轰鸣，众人不由相顾骇然。一千家丁与护卫官兵，都取出了手中的弩机。众人久闻洛阳地界有一大盗横行，官兵累剿不灭，因此不爱讲排场的石越，这次破天荒地带了近百人同行。难道当真怕什么来什么，真在这洛阳城外，碰上了大盗？侍剑此时早已驱马上前，取弓在手，挡在石越马前。一时间，空气仿佛凝固。

几分钟后，那大队骑者终于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，侍剑目不转睛地

望着那数百骑奔驰而来，手心中不由冷汗直冒。石越表面上虽然冷静，但是汗衫却也全湿了。

惟有潘照临却轻轻松了口气，笑道：“他们有旗帜，不会是盗贼。”

石越眺目望去，果然见队伍当中有四面旗帜高高举起，迎风飘扬，只是看不清楚写的什么字样。但是那些人越来越近，却可以依稀看出是官兵装束。石越不由松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是禁军。”

众人也早已看清，一齐松了口气。正欲收起兵器，石越忽地心中一动，却举起手来，厉声说道：“暂莫松懈，待看实了再说。”众人心中一凛，原已放下的弩机，又抬了起来。潘照临意味深长地看了石越一眼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
须臾，那数百骑兵勒马停在离石越一行人约五六百米的地方，为首一人纵马出列，大声问道：“前面可是陕西路安抚使石学士？”

侍剑驱马上前几步，厉声回道：“正是石学士官驾在此，尔等又是何人？”

那人顿时喜笑颜开，翻身下马，小跑过来，行了一个军礼，朗声说道：“下官骁骑军第一营第三指挥指挥使史洪，奉令率部前来恭迎石学士大驾。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礼，还望恕罪。”

潘照临见石越脸上有不解之色，忙低声说道：“骁骑军第一营至第三营驻扎西京附近，第四营和第五营驻扎在京师与西京之间。他们是最早整编完毕的禁军之一。”

石越点点头，驱马上前几步，高声问道：“你既是禁军将领，如何敢擅离职守？我不过路过洛阳，本朝无此远迎之礼。”

“回学士话，最近西京地面不太平，我们第一营各指挥奉命分遣各路巡逻，绥靖地方。下官所部并不曾离开防区半步，学士所行路线，正好是我们第一营第三指挥的防区。这是下官的福气。”

“福气？”便是连潘照临，都有点摸不着头脑了。

“请学士前行，下官与儿郎们为学士护道。”

潘照临见石越犹疑，笑道：“客随主便，只要不曾乱了规矩便行。御史们若要弹劾，姑且由他们一回。”

石越知道洛阳官员借口盗贼横行，摆出偌大排场来迎接自己，必定有富弼的授意——须知道河南府的现任长官，大部分是石越特意安排的富弼的故吏与亲戚。大宋朝任何人的面子他都可以不买，但是富弼的面子，他却不能不买。当下微微颌首，朝史洪说道：“如此有劳诸位了。”

“不敢。”史洪立时退回阵中，眨眼的工夫，他属下的三百骑兵便分成三路，一都在前，一都在后，一都在两旁梭巡，把石越一行人拥簇在中间，浩浩荡荡向洛阳城的东门走去。

“啊，那是什么？”走了约二三十分钟左右，当洛阳城高大的城墙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时，一向沉稳的侍剑忽地发出惊呼之声。石越与潘照临、陈良，以及所有一行近百人，都被眼前所见惊呆了。

数以万计的人，拥簇在洛阳城的东门前，翘首望着石越一行的到来。这是石越从未想象过的壮观场面，他忍不住小声地问道：“他们在做什么？”

“似乎是在欢迎公子。”潘照临微笑道。

“我不过是路过洛阳……”

“也许正因为这样才让他们如此热情。”

“会不会太张扬了一点？”石越想起了自己目前的处境。

“这似乎不是公子所能控制得了的。”

仿佛是为了印证潘照临的话，忽然，便听到史洪用他那特有的大嗓门高声喊道：“石学士来了！”

顿时，平静的现场沸腾起来。城楼上鞭炮声响起，人们争先恐后地踮起双脚，努力看着骑着一匹白马进城的石越，一面还大声地议论着自己的观感。不知是谁最先拿起绣球抛向石越，顿时便有无数的手帕、香囊抛向石越，猝不及防的石越被这些东西弄得好不尴尬，却还不好躲避，只能一直保持笑容硬生生地忍受着这些飞来的“暗器”。好在史洪的骑兵很快发现了这个状况，立即排成密集的队形挡在了石越的两旁。

“子明。”

“韩国公？！”

当看见竟然连富弼也出现在这场合之时，连潘照临都不由耸然动容。须知富弼自从退隐西京后，别人若想见他一面，都是千难万难，不料他竟然会亲自到东门迎接石越。

“子明光临洛邑，竟让西京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，真让老夫大开眼界。昔日王相公过洛，洛阳万人空巷，但是他亦不曾受过这许多绣球与手帕。”富弼亲热地挽着石越的手，迎他入城，一面不忘调侃着石越。

石越赧颜笑道：“劳动韩国公大驾，越心中难安。本当在下上府请安的。”

“你远来是客——来，子明，这位是……”富弼一面给石越介绍洛阳的主要官员与名流，包括嵩阳书院的山长、《西京评论》的社长等等。

入到城中，却见城中街道早已清道，但是两旁观看的民众却一点也不曾减少。还有不少商家，主动在门口焚起了香案，以示欢迎……石越知道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，西京洛阳聚集了一大批郁郁不得志的旧党大臣。因此，西京洛阳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是旧党的老巢。自己和旧党关系一向良好，和富弼更有特殊的交情，而且以自己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，受到百姓的欢迎也并不奇怪。但是如此大张旗鼓的欢迎，却让自知受到皇家疑忌的石越有点忐忑不安起来，这不是更加增添了皇家猜忌自己的理由吗？他看了一眼和自己显得亲密无间的富弼，却见富弼满脸的笑容，不断地在马上向百姓点头致意，似乎全然没有想到过这一点，石越心中不由奇怪起来——富弼难道会不知道自己出任陕西路安抚使的真正原因？

当天晚上。韩国公府。

小客厅中只有石越、富弼、潘照临三人。

石越注目那幅旌鹤降庭图良久，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：“富公，今日之事，会不会太过于张扬？在下现在身处嫌疑之地……”

富弼似乎早已知道石越必有此问，不待他说完，已经笑着摆了摆手，转目注视潘照临，笑道：“先生可知道老夫何以如此大加张扬，唯恐天下人不知道子明深得百姓之爱戴，元老之器重？”

潘照临略略欠身，回道：“在下亦觉疑惑，富公如此安排，必有道理……”

富弼得意地捋了捋胡须，笑道：“朝廷之事，老夫大体已是知道。皇上让子明安抚陕西，为的是三个字——不放心。”

石越黯然点头，叹了口气。

“但子明也要看到，皇上却是一片成全之心。”

“在下已经知道，司马君实在在下离京之时，写了一封书信，已点明此意。”

“朝中暗潮涌动，有人妄想身居九五，若子明在朝中，则子明是必争之人，皇上是聪明之君，皇上既怕子明你立场不坚定，又怕你立场过于坚定。因此迫不得已，才把子明你放到陕西来。”

“这……”石越与潘照临面面相觑，皇帝怕他立场不坚定倒也罢了，怕他立场过于坚定，却未免有点匪夷所思。

“依老夫的猜测，宫中必有人向皇上进言，猜忌子明你。大抵之言，无非你过于自爱，矫情近伪；又或者万一有不测，主少国疑，而子明又过于年轻之类。子明平素谨慎，必然于内侍宗室，皆不敢得罪。若皇上知道此事，必然会怀疑这些猜忌之语，终会传到子明你的耳中。因此，即便皇上本来无疑你之意，此时却也不得不疑你。皇上担心的，是怕你听到有人进言，因此立场不稳，铸成大错。但这些话，皇上却不能向你明言。古往今来，有多少人本无二心，因为被猜忌，反生出二心。老夫料来，这才是皇上所不放心的。”

石越与潘照临听到富弼的这番分析，不由暗自叹服。

“因此，若子明你处处小心谨慎，提防这，提防那，你越怕惹疑忌，皇上就越是要疑你。因为皇上就是在怀疑你认为皇上在疑你。自古以来，君臣之间，最难善始善终。因为每个皇帝有不同的才华与性格，你若以为韬晦便能让皇上信任你，那你便是大错了。大丈夫要审时度势，对不同的情况，采取不同的对策。所以，老夫才不惮御史弹劾，大张旗鼓迎你入城。一来让朝廷知道你的声望，二来释皇上之疑。至于那些猜忌你子明太年轻太能干的人，不管他是谁，子明你都管不了，也不用管。这种猜忌你怎么样都躲不掉的。你只要让皇上放心你就行了，只要皇上在一日，皇上就不会怕你能干，不会怕你年轻，皇上就怕你不能干不年轻！”富弼若有所感地叹道，“这个道理，老夫用了近十年时间才明白过来。”

石越站起身来，恭恭敬敬地向富弼行了一礼，谢道：“石越谨受教。”

富弼微笑受了这一礼，又道：“但所谓过犹不及。子明你亦不必刻意张扬。老夫替你张扬，与你无关，你受了便是。若是你自己，谨慎惯了的，如今要反其道而行之，也不可以太过了。凡事皆须适度，这个就要由你自己去把握。”

“是。在下理会得。”石越自从回到宋朝以来，还从未对人如此恭敬过。连潘照临都正襟危坐，认真地聆听富弼的建议。

“方才我又说皇上又怕你立场过于坚定，子明可知道是为什么？”

“还请富公赐教。”

“原因亦很简单，皇上怕你步王介甫的后尘。”

“这……从何说起？”

“子明你若立场过于坚定，两宫太后，子明你敢保证你不会至少得罪一位？”富弼含笑问道。

“这……”石越与潘照临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了。

“皇上日后还要倚重你改革图强，王介甫为两宫太后所不喜，于是反对者更加坚定。前车之鉴，皇上岂可不防？这种争权夺位的漩涡，但凡沾上了，要不树强敌，除非是强敌全死了。但是偏偏皇上要做仁爱之君，这些人没那么容易死绝。若子明立场过于坚定，到时就会招人嫉恨，于改革图强之大业，颇有妨碍。这是皇上一生志向所寄，皇上一定会要保全你。”

“听公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在下可谓茅塞顿开。”

“老夫宦海沉浮几十年间，做过三朝皇帝的臣子，至今也不是很懂帝王的心思。不过此次身在局外，反倒看得格外清晰。子明与潜光先生皆是不世的人杰，切不可当局者迷。朝中之事，子明不妨暂且丢到一边，看看皇上怎么样运筹帷幄。子明不如好好想想，怎么样在陕西路做出政绩来，让关中这个天府之国，重现汉唐风采。到京兆府后，子明就会知道，陕西路安抚使虽然位高权重，但是本朝最难治理的也就是陕西路了。内政不修，边患频频，以范文正公之英才，成绩亦非常有限。老夫希望子明能给大宋带来一个惊喜……”

同一天。汴京。

昌王府。

王府中一片忙乱，自王妃以下，没有人想到，皇太后竟然会亲自前来“探病”。

“你们不必乱了，我不过看看自己的儿子而已。”高太后望着一脸惊慌地跪在自己面前的昌王妃，淡淡地吩咐道：“你带我去。”

“这怎么敢？臣妾已经让人去唤大王了。”昌王妃胆怯地垂下头来，不敢直视高太后。

“怎么？你连我的话也不听了吗？”

“臣妾不敢。”

“那你前面带路。”

“是。”昌王妃心惊胆战地领着高太后，向赵顼的“病房”走去。高太后一向宠爱赵顼，而且对于立长君似乎也抱着一种默许的态度，甚至还会不经意地放任赵顼去做一些事情。但这次赵顼装病，却是高太后所“不知道”的。而且高太后突然来“探病”，究竟打的什么主意，也让人大费思量。昌王妃故意领着高太后在昌王府内多绕了几道弯，才到了赵顼所住的精舍。赵

颢早已由两个仆人搀扶着，跪在门口等候。高太后见赵颢虽然脸色苍白，眼窝深陷，神情憔悴，但是一双眸子却依然炯炯有神，心中暗暗叹了口气。她径自进屋，在一张椅子上坐了，柔声说道：“让昌王进来，我要和他说几句话。”

“是。”不多时，赵颢被扶了进来，病怏怏地说道：“母后。”

高太后点点头，向内侍、宫女与王府下人说道：“你们都出去吧。”

“是。”瞬间，所有的人都退出了精舍。

高太后打量着跪在自己面前的赵颢，温声道：“你的病可以好了。”

赵颢心中一震，不过他却并不害怕被自己的母亲识穿。他膝行至高太后的膝头，泣道：“母后，孩儿是迫不得已。”

“唉！”高太后长叹了口气，没有说话。

“并非孩儿敢有非分之想，实是此时孩儿不宜离京。自古以来，主少臣强，社稷多危。孩儿是不忍坐视太祖太宗皇帝的江山社稷，落入他人之手。”

“你当真是如此想？”高太后的目光中，说不清是怀疑还是信任。

“孩儿若有半句虚言，天地不容！”赵颢仰面望着高太后，赌咒发誓道，“孩儿亦盼着皇兄大好，也好少操这份心。若为此事，让母子相疑，兄弟生隙，孩儿纵是死了，也带着罪过。”

“你能如此想，那还有可恕之处。”高太后幽幽说道，“我最担心的，是你们兄弟阋墙，骨肉相残，为后世所讥，为天地不容。”

“孩儿若有此心，叫天诛地灭。”

“若说你与佣儿，一样是与我骨血相连的，一个是儿子，一个是孙子，我又岂敢厚此薄彼。我这几日，半夜常常惊醒，担心你侄儿将来会如德昭一般，难得善终。”高太后的语气黯然。德昭是宋太祖的儿子，宋太宗即位后，本说要传位给他，最后却被逼死了。此事是天水之朝皇室的一大忌讳。

“孩儿绝不敢做这种事。天幸皇兄无恙，自然更好。若有万一，孩儿亦不过为了江山社稷，替侄儿守几年江山，待他成年，定然把皇位归还给他。若有负此言，让孩儿死后不能归宗庙！”

他这一番话说得冠冕堂皇，但是高太后又如何相信？但是赵颢胸中的热切，她又岂能不知？高太后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最好是你皇兄没事，都是一样的儿子……若有万一，我知道也阻不了你的心，但你能做到哪个地步，全看你的造化。群臣拥戴你，我亦不阻你；只是若你要逼宫夺位，我却也不能容你。只是万一你事成，我也不为孙儿求什么皇位——那是害了他。只让

他有皇家的尊荣，便是你的仁爱了。”

赵顼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道：“若孩儿敢加害佣侄儿，便让我死后入阿鼻地狱，永世不得翻身！”

“罢、罢。”高太后心烦意乱地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你好自为之吧。”说罢，也不再听赵顼多说什么，便出门回宫了。

某府。

“仙长可知富弼给皇上献了药方？”

“那是数日之前的事情了，我见从太医那里抄来的药方，无非是阿胶、当归、黄连、防风、毛姜之类，未必见效了。否则禁中早有消息传出来。”

“唔……”

“皇上已经到了大渐之期。连续处分朝廷重臣，摆明了是给新皇留人用了，把石越外放陕西路，更是做了等新皇亲政后再大用的打算。这明明是防止石越在新皇亲政前，官做得太大。奖赏司马光、文彦博、杨士芳，这几人是给新皇登基保驾的。禁中也开始封锁皇上的病情外泄，而班直往讲武学堂的培训计划也暂停——今天早上，还得到消息，八百里加急前往各地，召富弼、王安石等七八位元老重臣入京，事情已经一目了然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大丈夫生不能五鼎食，死亦当五鼎烹！此成王败寇之时，大人当速下决断。皇上摆明是支撑不下去了。但是若不能在富弼与王安石等人进京之前早定大局，待这一班元老重臣入京护卫幼主，一切都晚了。外有富弼、王安石、文彦博、司马光等人在朝堂上护主，内有狄咏、杨士芳统率侍卫，满朝大臣，谁敢有异意？就算是两宫太后，也抵不了这一干人的声望。大人可还记得英宗时，韩琦一人，就敢逼太皇太后撤帘之事？”

“但是我总觉得其中有什么地方不对……”

“大人，此时已经没有反悔的地步了。自古以来，行此大事者，最忌的就是犹豫不决。大人即便现在去告密，前途也已经毁了！你与我家大王，是在一条船上了。”

“仙长说哪里话来，我只是欲谨慎……”

“箭在弦上，不能不发。纵然明知不够周详，也不能等到富弼、王安石等人进京。何况，大人也不需要很明显地支持我家大王，只需要大人一封奏章，请求皇上为社稷计，早立储君。由此在朝中掀起讨论立储的话题。到

时候,自然有人与大人呼应。”

“这倒是,若是一直风平浪静,又如何会有机会?”

次日。石越离开西京洛阳,走陆路前往京兆府长安。亦自这一天起,赵项陆续接到数十封奏章,请他早立储君,以安天下之心!

2

这一天是熙宁十年正月二十二日。自从上午起,开封府的天空就阴霾不开,到了中午,彤云更密,天空仿佛就压在人们的头顶上一般。傍晚时分,竟是飘下了雪片,满空中白茫茫的,伴着凛冽的寒风,银浪翻搅。李向安捂着双手,在睿思殿外面四处走着,检查各处值勤的内侍与侍卫有没有因为寒冷的天气而偷懒。虽说外间都传说皇帝就要不起,禁中也是一片紧张,但是承平的年代里,普通的内侍和侍卫们的警觉性,始终是有限的。若不勤加督促,保不定就会出什么乱子。他转了一圈回来,跺跺脚,抖了抖身上的雪片,忽见大雪之中,有几个人举着琉璃灯笼向睿思殿走来。李向安心中一愣,暗自奇怪,不由抬头看了看天色,这个天气,这个时分,宫门早闭,来人又会是誰?须知内宫若来,必然早有内侍前来通知的。

他朝一个内侍努努嘴,道:“去看看是谁来了。”那内侍应了,虽然不情不愿,却不敢拖延,戴上斗笠,提了一盏宫灯,迎了上去。李向安远远望见那个内侍近了那群人,却是跪了下去,又引着那群人向睿思殿走来,心中顿时一松。不多时,果见那群人走近,李向安定睛望去,竟是怔住了。原来这些人来头不小,有宰相吕惠卿,枢密使文彦博,参知政事兼户部尚书司马光,太府寺卿韩维,还有一个人物,竟然是已经致仕、退居洛阳“养病”的韩国公富弼!

李向安慌忙迎上前去,便听吕惠卿用少见的严肃声调问道:“官家歇息了吗?”

“回相公话,官家还在读奏章哩……”

“那烦劳供奉通报一声。富弼、吕惠卿、文彦博、司马光、韩维诸臣求见。”

“请相公稍候。”李向安不敢怠慢,叫了小黄门引了五人去偏殿等候。自己忙往睿思殿内走去,到了外间,见狄咏腰间别了一把小斧,正端坐在

那里读《汉书》，他知道狄咏以宗戚而统领内宫侍卫，御前带械，可以说是贵幸无比，虽然他有权直接入内通报，但还是停下脚步来，笑道：“郡马爷，官家歇息了吗？”

狄咏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还在看奏章，我也劝了几次，却说是耽误的国事太多，不敢荒废国事。我也不敢再劝了……只是这大病未愈，这却要如何是好？”

李向安点点头，却不去接口，只笑道：“既是未睡，我便要进去通传一声。”一面抱拳道：“恕罪。”说罢便进了寝宫，狄咏抱抱拳，目送李向安进去，又开始读他的《汉书》。过不多时，就见李向安匆匆出去；又过了一会儿，便见李向安引了吕惠卿等人进来。狄咏见着众人，连忙起身，欠身行礼。吕惠卿与文彦博、司马光、韩维看都没有看他一眼，便径直往里间走去，惟有富弼的目光在他身上稍稍停留一会儿，方走进里间。

狄咏暗暗叹了口气，目送众人的背影，却是再也没有心思看书了。他知道自己虽然贵幸，但是凭仗的却是父亲的遗泽、爱妻的身份，虽然是皇帝最亲幸的侍卫，身为一班之指挥使，但在吕惠卿、文彦博这样位极人臣的使相眼中，却不过是一鹰犬而已，其区别也不过忠心不忠心罢了，自然不值得这些与皇帝“共治天下”的士大夫们多看一眼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狄咏忽然感到一阵不自在，他很向往父亲的功绩——那位大宋士兵心目中的武神，虽然被士大夫们疑忌，但是却是所有士大夫都必须正视的人物，他们对他既敬畏，又害怕；既同情，又疑忌……一个不属于士大夫阵营的英雄！

狄咏使劲摇了摇头，赶走自己脑海中的胡思乱想。里面传来细微的谈话声，他连忙起身，戴上英雄帽，往外间走去。

“富公，现在石越到了何处？”赵顼注目富弼，含笑问道。他的气色，看起来已经好了许多，声音也开始有了一点中气。

富弼没有料到皇帝见到自己的第一句话，问的就是石越，忙回道：“因函谷道太险要，马不能并骑，车不能方轨，兼之关塞废弃已久，石越是取道潼关入陕。自洛阳经虢州入潼关，计五百六十里路程，臣估计石越此时大约已到潼关。”

“朕听说公在洛阳，大张旗鼓迎接石越，又彻夜深谈？”

“确有其事。石越是石介之后，石介与臣是患难之交，子侄辈大富大贵之后，忽遇挫折，臣有责任勉励他。”

众人自然都知道富弼所谓“患难之交”是什么意思,当年夏竦陷害范仲淹一派,就是从富弼入手,命其婢女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写废立诏书,诬蔑富弼欲行“尹霍之事”。

赵頊淡淡一笑,道:“公可谓用心良苦者。”

“不敢,臣是为国家爱才。”

赵頊点点头,又问道:“高丽使者求救,富公可知此事?”

富弼欠身道:“臣傍晚方到汴京,便由万胜门悄悄入城,此事却是不知。”

文彦博见皇帝目视他,忙说道:“高丽二王子在辽东为耶律信所败,遣使来华,请大宋相救。使者提出三个要求:其一,请大宋出兵燕云或者对辽国施加压力,防止契丹人在开春后反攻高丽;其二,请大宋停止向契丹卖武器,特别是震天雷,同时以更优惠的价格卖给高丽可装备两万军队的武器、盔甲,以及震天雷,并允许高丽国用五年时间来偿还这笔债务;其三,请求大宋海船水军派军驻扎江华岛等高丽港口……”

“且慢。”富弼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,问道:“高丽请大宋驻军?江华岛在何处?可有高丽地图?”

“江华岛之位置,大约在高丽的开京与扬州之间,与礼成江隔海相望,是开京出入东海之门户。”

“这……”富弼愕然道,“文枢使的意思,是说高丽国请大宋在其咽喉之地驻军?”

不仅仅富弼,连吕惠卿、司马光、韩维都觉得匪夷所思。高丽国王莫非老糊涂了?

文彦博点了点头,道:“正是如此。”

“为何?”

“我问过唐康与秦观。二人以为这是高丽国国原公王运因为辽东失利,在国内陷入危机,希望可以借大宋之驻军以自固。若大军在江华岛附近驻军,则必然可以威慑其国内的反宋势力,而只要高丽国持亲宋之国策,则王运之位置就会巩固。本来此事当先问薛奕、张商英与蔡京之意见,但是此事只怕不能久拖,久拖恐高丽国倒向辽国,反坏大事……”

“朕亦问过王贤妃,所言亦大抵如此。朕揣测高丽国之意,无非有二,一是借此向辽国宣示其与大宋之关系;一是王运要借大宋之军威自固。”

文彦博道:“陛下所言甚是。此事于大宋有利无弊。大宋海船水军巡弋于杭州与高丽之间,原就急需在高丽有一个海港休养。唐康与秦观又道高

丽之东,与日本国之间,有一大岛,若海船水军能扼据此岛,太平无事,可以据此补给;一朝有事,东可进攻日本国,西可割断高丽与日本国之联系,抄掠高丽之后方。此时高丽有求于我,不防借机向高丽索要此岛,只说维护高丽与日本国之间航路安全所必须便是。”

“富弼以为如何?”赵项将目光转向富弼。

富弼思忖了一会儿,欠身道:“臣以为两国之交,以利害为先,信义次之。高丽与大宋,无论从利害信义,都不能弃之不顾。高丽若亲宋,则辽国有腹背之患,此国之大利。今其有求于我,不便断然拒绝,恐其绝宋亲辽也。但出兵燕云自是不行,遣一使者往辽,请辽国息兵,则无不可。至于武器,可以卖武器,不可以卖盔甲,东夷非信义之邦,日后他要背信弃义,是养虎成患。若其定要买,可以卖纸甲与皮甲,铁甲我大宋自用尚且不够,哪有多余卖给他们?至于驻军,不妨许诺。东方海岛,我大国不好乘人之危,强要他的,不如便用一千枚震天雷买下他的岛,亦不使大宋背上趁火打劫的恶名。”

赵项却有几分心疼,道:“区区一海外荒岛,似值不得这许多。朕以为八百枚震天雷便够了。停止出售给辽国震天雷却是断然不行的。若不卖给辽国震天雷,辽国焉能卖给大宋马匹?”

“陛下英明。”富弼此时侃侃而谈,早就把当年奉劝皇帝“二十年不谈兵事”的立场抛到了九霄云外,“辽国亦虎狼之邦,难言信义。臣在洛阳,亦耳闻辽人战绩,辽主亦可称英主。将震天雷卖给辽人,一要防他仿制,二要防他有朝一日,用来对付我大宋。”

吕惠卿笑道:“韩国公不必担心,此事朝廷早已防到。只是辽人若不知道火药配方,要仿制也是千难万难。”

赵项也笑道:“苏颂与沈括前几日上表,道兵器研究院将于二月初一再次试验新武器,威力巨大,远胜震天雷与霹雳投弹。若试验成功,则开封城墙就需要改建了。朕打算到时候扩建开封城,把白水潭一带,括入城墙的保护当中。不过眼下,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先解决。”

他此言一出,众人皆知终于谈到正题,尽皆肃然,屏声静气地听皇帝说话。

“数日以来,朝廷中请立储君的呼声不断,而其中颇有可玩味者。”赵项淡淡地说道,一面指了指旁边一个堆满奏章的案子,“不到十天时间,朕这里请立储君的奏折共计有八十二份。压力不可谓不大。”